联 合 国　　S/PV.6707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七年

第六七〇七次会议

201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桑库先生	(南非)
成员:	阿塞拜疆	梅赫迪耶夫先生
	中国	杨涛先生
	哥伦比亚	奥索里奥先生
	法国	阿罗德先生
	德国	维蒂希先生
	危地马拉	罗森塔尔先生
	印度	哈迪普・辛格・普里先生
	摩洛哥	卢利什基先生
	巴基斯坦	哈龙先生
	葡萄牙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多哥	梅南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赖斯女士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12-21454 (C)





上午 10 时 4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叙利亚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伊恩·马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我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马丁先生发言。

马丁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在上次于一个月前向安理会通报情况(见 S/PV.6698)时，曾指出利比亚的公众心态正在逐渐改变，日益要求各机构提高业绩，以满足公众期望，并实现公共事务中的问责与透明度；我还指出，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民间社会在监督和批评全国过渡委员会(全国过渡委)及政府的业绩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自信。对利比亚临时领导层的批评有所增加，近日来这种批评的表达方式违反了健康的民主精神，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些人身暴力行为，导致全国过渡委副主席辞职。

与此同时，在巴尼瓦利德爆发了战斗，以极其严重的方式凸显了和解所面临的挑战。上周，阿卜杜尔·贾利勒主席和我讨论了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努力任命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巴尼瓦利德和苏尔特两市当地议会新领导层时遇到的挑战。就巴尼瓦利德市来说，全国过渡委的一个委员会与各利益攸关方在当地进行了讨论，以努力找到解决办法。继 1 月 3 日和 4 日我的副手访问这两市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呼吁加大关注，包括集中努力开展和解工作，以加快两市全面恢复正常进程，我们在与当局的接洽中一直努力这样做。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地一触即发的气氛中，一个安全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与驻扎在该市的革命部队之间的冲突，有报告称，冲突导致数人死亡。该事件被误报为是亲卡扎菲的部队重新控制该市。政府作出回应，从国家军队中派出了几支分队。目前政府正与各利益攸关方协作以控制局面，并处理巴尼瓦利德存在的根本安全和政治挑战。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与过渡时期有关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和当地一级的临时当局仍然缺乏当选机构具有的完全合法性。班加西发生的抗议活动起初是“纠正革命道路”运动的一部分，似乎是由 12 月初在民族和解辩论会上发表的、后来被广为渲染的关于可能赦免前卡扎菲作战人员或其政权成员的评述引发的。抗议活动演变为一个批评全国过渡委员会业绩表现的平台，由此积聚了势头。示威者们将其要求集中在呼吁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以及满足战争伤员的需求上。还有人呼吁禁止前政权的支持者参与政治进程，并将其清除出所有国家机构，并根据当地选举结果来重新任命本地议会议员。公众看到政府在取得实效方面存在不足，因而挫败感不断加深。

虽说只有通过选举才能确立完全合法性，但是必须接受某种临时机构的合法性，以便决定首次选举的框架，而这正是全国过渡委的一个关键职责。经过数月几乎完全的治理真空后，临时政府于 11 月下旬刚刚建立。透明度、沟通及协商确实是增进对临时当局的信心与信任的重大要素。

然而，并非只是利比亚领导层存在不足。利比亚的新媒体距离成为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的可靠渠道尚很遥远，而民间社会也才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形成有助于协商的组织形式。前政权固然已被推翻，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利比亚人民仍要面对其根深蒂固的余孽：国家机构薄弱，有时甚至不存在，加上长期缺乏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致使该国的过渡更加艰难。该国社会政治架构遭到系统化扭曲，这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这些与临时政府协作的人会碰到全心投入、精明强干的部长，在机构缺乏经验、官僚机构过于庞大而权限和忠诚度不明确的情况下，他们靠极少的支助为处理严峻挑战而艰难地努力。然而，公众所感受到的只是资金和服务迟迟不到位。制裁委员会同意中央银行和外国银行的除名请求，为解除流动资金的危机扫清了道路，但是国家和当地机构尚且刚刚开始感受到这一点，更不用提广大公众了。

时间紧张，缺乏草拟选举法的经验，沟通不足，以及缺乏适当的协商机制，这些都给草拟选举法的进程设置了种种局限。全国过渡委和多数利益攸关方仍决心兑现《宪法宣言》中作出关于在 6 月底之前选出国民议会的承诺。这使得有关立法框架的协商几乎无暇进行，而协商中必须做出一些困难并且难免是有争议的政治选择。

全国过渡委选举委员会在所剩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为让公众参与选举作出了切实努力，它印发了法律草案，并召集或参加了若干公众协商会。委员会也欢迎与联利支助团选举小组密切接触，采纳该小组提出的许多技术建议，并且处理在公众协商中表示出的关切。因此，我们认为，主要选举法与设立 17 人高级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并行选举管理法在明晰度和侧重点方面有进步。联利支助团就选民和候选人资格标准受限问题提出了关切，我们也欢迎在使这些标准更具包容性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

但是，关于把国家分为不同选区和分配席位的提议没有公开，而且仍在由全国过渡委进行讨论，这使对全民协商不充分的批评更为尖锐。政治团体感到关切的是，法律没有提及政党的权利与责任。尤其令联利支助团、事实上也令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整个全国过渡委拒绝接受选举委员会提出的原本可以确保国民议会至少有 10%妇女代表的建议，一些妇女团体和民间社会代表认为这项建议还不够，而在选举委员会看来，任何妇女代表配额似乎都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

全国过渡委通过了选举管理法，任命了高级国家选举委员会，并且原本打算在 1 月 22 日宣布主要选举法。不过，考虑到班加西的示威活动，全国过渡委决定在 1 月 29 日前继续进行协商，考虑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联利支助团选举事务专家继续与全国过渡委小组接触，并且开始与高级国际选举委员会主席讨论联合国在未来实际运作阶段如何提供支持的问题。我们尤其希望，这段延长期可以让人们重新考虑采取特殊措施来促进妇女代表权的主张。

正如我在此前对安理会的多次通报中强调过的那样，安全依然是一大关切。过去一个月来在当地发生的事情突出表明，大街上继续武器泛滥而且该国存在各种指挥和控制系统不明的武装队伍，由此产生了相关风险。在首都，来自米苏拉塔和的黎波里的敌对队伍于 1 月初爆发冲突，导致数人死亡和受伤，1 月晚些时候驻 Gheryan 和 Al-Asabah 的武装队伍发生武装冲突，本周初又在巴尼瓦利德爆发冲突，这些情况都需要进行高级别干预，以便结束战斗。尽管利比亚当局成功遏制了这些事件和继续在全国定期发生的其他较小规模事件，但类似冲突升级和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利比亚临时政府领导人认为，确立国家权威和解决各武装队伍成员的出路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优先事项。任何人员整合进程要取得成功，都将取决于当局是否有能力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协商，就前进道路达成共识，包括就前战斗人员的整合和重返社会进程达成一致，同时建立可行的机制，以便有效应对安全挑战，包括与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的挑战。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不能把这一进程当作单纯的技术问题来对待，它需要一个政治框架来确保其可行性。

经过最初的一些混乱，一个部际委员会启动了前战斗人员重新登记的进程，第一阶段将由各个地方委员会在全国进行。收集到的信息随后将集中处理，之后是根据登记人员的选择，把他们转介到内政部、国防部或劳动部。联利支助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与相关部委和机构就它们的技术援助需求进行讨论。

关于警察部队，内政部面临整合前战斗人员，并在同时加强和改革遗留下来的警察队伍、对其进行培训和管理的双重挑战。应内政部长的要求，联利支助团正在增加在内政部内部的直接咨询支助，同时支持该部对国际援助进行总体协调。已有几个会员国表示愿意提供培训和其它援助，一些国家签署了双边协定，以便在多个领域支持警察部队。联利支助团的援助包括支持内政部制订培训战略和设计多项课程，包括选举安全课程。

根据第 2022(2011)号决议中赋予联利支助团的任务授权，目前我有一名特别顾问协助我从事应对利比亚武器和相关材料所构成威胁与挑战方面的工作。他的责任之一是不断协调以查明和最终控制便携式防空系统和其它战争遗留爆炸物、弹药储存管理和扫雷行动为主的努力。联利支助团进一步加强了其团队，聘用了一名便携式防空系统专家，以便支持目前的绘图努力，还聘用了一名武器登记顾问。

去年12月访问若干萨赫勒国家的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访问团确认了过去所作的评估，即：尚未有证据表明便携式防空系统被大量偷运出利比亚。这加强了侧重于利比亚境内武器控制措施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联利支助团已开始与国防部一起共同主持一个便携式防空系统业务小分队，小分队负责协调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绘图和确认工作。尽管迄今为止已探查了123 个武器存放点，并且清点了约 5 000 件便携式防空系统和部件，但清查武装队伍所持有的武器依然是一个挑战。

自我上一次在安理会作通报以来，已有多个捐助方表示愿意为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行动提供支持，我感谢它们的慷慨之举。我们目前有 28 个扫雷队和 30 个风险宣教队在全国开展工作。不过，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关于发现地雷和爆炸物的报告。目前，实地能力依然不足以满足与日俱增的需求，至少短期来看依然需要增加外部资金支持，以便能在利比亚的资金到位前应对这个问题。

在检查和核查化学材料，特别是前政权倒台后找到的和新利比亚当局在其 11 月 28 日声明中指认的过去未申报材料方面，也已取得进一步进展。从 1 月 17 日至 19 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检查员访问了有关地点，并且核查了已申报的化学武器，这些武器含有未加载入弹药的硫芥子气。利比亚现在必须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提交在四月底前销毁这些已申报材料的计划和时间表。已有几个会员国表示愿意支持这一努力。关于核材料问题，最终销售和转让存放在塞卜哈的 6 400 桶核材料依然是一个重要优先事项。

利比亚自身对于前卡扎菲支持者有可能在邻国重组和训练，企图破坏利比亚局部地区稳定的关切折射出利比亚邻国对于武器扩散问题的关切。这种情况，加上利比亚南部边境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行为增多，使得边境安全与管理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要务。为此，联利支助团目前已与国防、内政、财政和外交部高级代表及相关双边合作伙伴一道举行了两次协调会议，以确定利比亚在这方面的优先需要，并且促进提供捐助。联利支助团正在与欧洲联盟紧密协调，欧盟将于 2 月在实地部署边境管理评估小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移民组织目前参加了一个有关非法移民问题的小组，并且正在支持利比亚当局应对目前经埃及边境涌入的叙利亚难民问题。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利比亚与邻国加强对话，讨论利比亚边境两侧存在诸多漏洞的制度所带来的威胁，是不可或缺的，而利比亚外长对尼日尔、马里和乍得的首次访问推动了这种对话。让•平主席在他最近访问的黎波里时告诉我，他与利比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并对凯卜总理打算率利比亚代表团参加本周晚些时候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表示欢迎。

安理会将听取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因此，我将只简单谈谈人权问题。我很遗憾地报告，自我上一次向安理会作通报以来，在被关押人员处境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司法系统在运作时继续面临重大挑战。迄今为止，司法部已经六次设法将拘押设施从各

武装队伍移交给司法部，自我上次通报情况以来就移交了两处。移交设施的进程受制于许多因素，包括执行监狱管理核心任务的法警数量不足。联利支助团不断催促政府加速移交工作，以便能够着手全面审查被拘押者所涉的案子，最后或将其释放，或根据法定标准做出正式判决。大量的被拘押者案件数目对司法部的现有能力水平造成巨大负荷，烦躁情绪的增加导致两周前在一个拘押设施爆发骚乱，囚犯抗议他们未经适当程序就受到持续拘押。

地方冲突的爆发凸显迫切需要通过并落实过渡司法与和解全国框架。为此，全国过渡委已通过一项关于过渡司法的法律，但是至今尚未公布，因为司法和法律机构缺乏落实该法律条款所必需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联利支助团与司法部及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伙伴合作，于1 月 23 日至 25 日组织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与全国政府对口部门及民间社会成员一道，推动过渡司法事宜。总理主持了会议开幕式，他强调了过渡司法对利比亚进步的重要意义。

关于利比亚寻找和确认失踪人员的工作，政府已决定把这项责任纳入协助烈士和失踪人员家庭部的工作，并且解散去年 10 月成立的委员会。联利支助团始终会致力于支持这些工作，不论政府决定将这些工作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且也敦促确保不会因为向该部移交而妨碍在寻找和确认失踪人员过程中保持中立和独立，并且会按照国际标准加以执行。总理和其他政府官员已向我们保证，将继续依靠这些原则指导政府的行动。

促进利比亚保护人权工作的一个积极步骤是，全国过渡委去年 12 月成立了全国公共自由和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11 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权捍卫者组成，目前正与政府官员、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开展协商，为其启动运作做准备。联利支助团将根据其请求提供技术协助。

人道主义协调员作为我的副手以及利比亚人道主义救济局不断与在班加西流离失所的 Tawerga 社区成员的代表及地方理事会代表商讨持续的人道主义需求以及促进持久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该国内大约一半仍处境内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员是 Tawerghan 居民；正如此前报告所言，他们仍然无法返回家园。

联合国、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的代表 1 月 30 日和 31 日将与利比亚部长、官员和民间社会一道，参加一个旨在将国际社会的援助与政府的紧迫优先事项匹配起来的讲习班。政府已决定，讲习班应当侧重于安全部门之外的七个政府优先事项，即：民间社会与媒体、选举、公共管理、公共财务管理、社会服务的提供、战略宣传和过渡司法。我们期待讲习班将能确定政府是否希望对这些领域的需要作出评估，并确定今后国际援助协调工作的框架。

在政府确定了优先事项，各部也努力明确了各自在全国过渡计划中的目标和指标之后，联合国就一直在协助副总理办公室和规划部处理政府内部的协调问题以及国际援助问题。这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与各部举行会议，以便在彼此对口的机构之间建立联系，这样联合国的恢复与发展活动就能与各部的优先事项相协调。

我要非常高兴地告知安理会成员，1 月 10 日外交与国际事务部部长 Ashur Saad Bin Khayyal 和我本人签署了支助团地位协议。支助团成立于去年 9 月中旬，临时政府组建于 11 月底，自那时到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签署协议，可见双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向利比亚当局咨询了联利支助团在目前任务授权之外的作用问题，并正在完成综合特派团规划进程。秘书长 2 月底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的建议中将会反映出这一点。

我认为不难理解利比亚临时当局所面临的困难局面，这在最近几天也有所显现。这些困难确实需要过渡时期领导人的果断政治管理。这些领导人必须获得有解决其内部的优先事项而非外部行为体的长期利益的空间。联利支助团始终注重在这些关键挑战方面支助他们，这一点也将在我的提议中反映出来；我期待在秘书长 3 月份建议的基础上与安理会讨论我的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皮莱女士发言。

皮莱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邀请我就利比亚的人权事态发展作通报。我欢迎安理会一直关注该国的脆弱局势。

利比亚人民凭着勇气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摆脱了长达 42 年的制度性侵犯人权时期。在宣布解放后的数周内，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是创造实现长期稳定与安全所必需的条件并确保尊重法治和人权。在这方面，必须制定和落实包容、透明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过渡司法政策。

重要的是，临时当局已一再表示致力于人权并已采取若干令人鼓舞的步骤。2011 年 11 月，临时总理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告诉媒体，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建设一个尊重人权、不容许侵害人权的国家”。他指出，他们需要时间将此付诸行动。正如马丁先生所言，全国公共自由与人权理事会于 12 月成立。

此外，当局还已开始执行艰巨的司法改革工作并通过新的立法。与此相关的是通过了一项尚有待公布的关于过渡司法的法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通过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的工作人员为该项法律提供了广泛的意见。我赞扬利比亚当局带着紧迫感，通过强化法律框架来处理迫切问题。在新的法律颁布之前，有必要谨慎确保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就法律条款开展广泛协商。

同时，人权状况仍然令人关切，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小心谨慎并提供持续援助。前方无疑还有艰巨的挑战。临时政府仍未对武装队伍实施有效的控制，这在若干地区造成了人权方面的影响。这些部队手中的轻型和重型武器对公共安全和大众人权的保护构成威胁。

令我极为关切的一个相关领域是拘押状况和武装队伍对待被拘押人员的方式。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至 12 月间造访了约 60 处拘留所的 8 500 多名被拘留者。大多数被拘留者被指控忠诚于卡扎菲，其中包括大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民。中央当局对此缺乏监督，因而造成了滋生酷刑和虐待行为的环境。我的工作人员获得令人震惊的报告，在他们访问过的拘留场所正在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迫切需要把所有拘留中心置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控制之下。此外，应当立即建立对被拘留者进行司法甄别的机构和程序，以便能够释放毫无法律依据而被拘留的人，同时对其他人进行公平审判。

临时政府为解决现有的法律真空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2011 年 11 月 29 日，内政部长做出决定，规定了哪些机关有权进行逮捕、拘留和调查。此外，司法部长在 12 月报告说，法警控制了六个拘留设施。然而，被拘留者继续被拘押在国家法律框架或保护之外的不可接受的条件下。

遭遇内部强迫和非自愿流离失所的人士的情况，也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领域。联合国估计，截至 1 月，自战斗结束以来，60%的利比亚人能够返回他们在巴尼瓦利德城和苏尔特城的家园。但是，另外几个群体由于担心报复而无法回家。例如，被附近米苏拉塔城居民指控参与严重罪行的大约 35 000 名 Tawergha 居民住在难民营中或该国各地的其他设施中。许多男子遭到革命旅的拘留，据报许多人受到酷刑。

让我们不要忘记利比亚妇女的情况。尽管前些年妇女权利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在妇女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在法律和实践中顽固存在不平等和歧视做法。利比亚社会中对妇女的地位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存在不同的看法。鉴于全国过渡委员会最近决定，不对妇女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性规定最低的百分比，我谨强调，为她们在公众生活中的更大代表性提供便利，将是朝着确保革命为全国各地的妇女和女童带来有意义的收获，迈出的一个基本步骤。

除了解决目前的人权关切之外，利比亚人面临着解决以往侵权的巨大挑战。其中包括前政权期间的侵权行为，以及人权理事会授权的利比亚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见 A/HRC/17/44)中记录的、冲突期间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我们决不能忘记，利比亚人民奋起推翻一个暴虐的统治者，他的政权粗暴侵犯其人民的人权。酷刑、非法杀戮和强迫失踪等做法十分广泛。失踪者的家属，包括据称在 1996 年阿卜萨利姆监狱屠杀中被杀的逾 1 200 名囚徒的家属，仍在等待真相大白和伸张正义。仅仅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的行动，常常导致死刑，包括在人民法院以及随后在国家安全法庭受到不公正审判之后。

我赞扬利比亚当局表示对过渡时期司法程序和机制的承诺，因为这将使利比亚能够处理这种侵权行为。我们随时准备提供援助。这些程序应当导致必要的立法和机构改革，包括在安全部门中的改革，以便按照国际人权标准，确保正义、问责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情况。此外，国际法要求对可能对国际罪行负有刑责的人进行起诉。

此外，仍然存在有关北约行动可能造成平民死亡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这类指控。它得出的任何调查结果，将对澄清北约部队在所有军事行动中，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一切保护平民的可行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的信息表明，北约尽力把平民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但在平民被杀和受伤的事件中，盟军应当透露有关所有这类事件和所采取的补救行动的信息。

委员会目前的调查，还寻求深挖性暴力问题初步调查结果，特别是要弄清这些案件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任何一方指挥官的煽动。我呼吁各方，包括北约，在调查委员会目前调查这些和其他问题的最后阶段中，同委员会进行充分合作。

在委员会调查的这一阶段中，秘书处成员和委员会成员目前正在利比亚执行三项任务的最后一项。3 月 9 日，委员会成员将同人权理事会成员讨论他们最后报告的调查结果。

在第二次报告发表之后，重点应当是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在我的办事处的支持下，联利支助团的人权科将按照安理会的授权，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向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支助之外，我在 10 月派遣人权高专办两名高级工作人员到的黎波里、班加西和米苏拉塔进行一周的访问，以评估需求和协助确定联利支助团人权组成部分的优先事项。他们在同政府代表和新兴民间社会行为者的讨论中，特别关注过渡期司法、拘留、妇女权利、少数族裔、移民、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问题。在联利支助团内设立由我的代表领导的人权科之后，为了扩充能力，我临时部署了人权高专办的工作人员。我已开始提供咨询，以加强民间社会监测和提倡人权保护的能力。

请允许我最后强调以下各点。首先，必须采取紧急步骤，制止目前的侵权行为，特别是拘留期间发生的侵权行为。

第二，我欢迎政府当局优先关注过渡时期的司法程序和机制，并鼓励他们迅速做出承诺，使过渡时期司法成为现实。这些程序和机制必须处理前政权和所有行为者在冲突期间的侵权行为，并且必须在进行知情的全国协商之后建立起来。

第三，在今后几周和数月的重大行动中，政府当局应当把民间社会积极分子和组织，包括妇女和青年团体，当作解决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挑战的主要资源。在制定当今各项挑战的持久解决办法时，同民间社会团体进行详尽的磋商，将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谨重申，我的办事处保证继续支持利比亚人民实现他们的权利。联利支助团、人权科和人权高专办总部齐心协力，准备应对有关技术援助的请求，例如在法律和机构改革领域中；帮助协商进程；建立警察、司法和教养机构等主要国家机构的能力；并且监测和报告人权方面的发展。

归根结底，利比亚人民的任务是在遵守法治和国际人权准则这一坚实基础上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皮莱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利比亚代表发言。

沙勒格姆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这样我们就能关注利比亚境内不断发展的局势。我要欢迎伊恩·马丁先生，并感谢他在利比亚所作的努力。我可以说，他得以与有关各方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每次访问利比亚，我都与他见面并交谈。我认为，他所采取的方法将会产生最佳结果。我还要感谢皮莱女士与会，并感谢她为评估利比亚局势所作的努力。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了解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历了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其间发生的一些行径与利比亚社会的性质以及我们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与教规背道而驰。在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命令下，发生了屠杀和强奸等罪行。在卡扎菲命令之下，有一个家庭，父亲、祖父及女儿均遭强奸。在祖瓦拉，14 岁和 15 岁的少女被强奸。她们血迹斑斑的赤裸尸体被抛弃街头。这确实是个悲剧。

局势并不光明。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和问题。有一个临时政府和一个全国过渡委员会。有握有实权但无合法性的实体，也有具有合法性但无实权的实体。有需要组织和领导的武装青年。有我们所不了解并且不受国家控制的拘押中心。我们不接受并且谴责使用这种拘押中心的做法。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会接受错误，也不会试图掩盖这些错误。有人犯了错误。有人为非作歹。但我们不会姑息或接受这些错误或罪行。我们愿意加以改变。

我们有一部选举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先生说，针对这部法律有 14 000 条评论意见。我自己就有一些看法，并且已与贾利勒先生分享。我们完全拒绝考虑把某些人排除在外的问题。我们只是说，那些手上沾满利比亚人鲜血和盗窃利比亚人民钱财的人将会受到审判。作为卡扎菲手下的一名大使和部长，我愿成为接受任何这种司法程序处理的第一人。

我们有一部尚未完全生效的临时司法法。目前约有 8 000 名俘虏被关押在的黎波里。我们对我们被关押在那里的兄弟们说，所有没有犯罪或没有参与任何屠杀行动的人都可以毫不拖延地获得其护照，但将受到监视。

发起 2 月 17 日革命是为了保护法律和人权。在班加西，革命是由阿布·萨利姆监狱屠杀事件引发的。这是一场要求正义和人权的革命。皮莱女士和马丁先生没有将来自米苏拉塔附近地区的图阿雷格族人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族人区分开来。这两个团体经常被混为一谈。图阿雷格人是未受影响的利比亚公民，但卡扎菲确实呼吁过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族人来为他服务。我们请后者回到他们自己的家。然而，利比亚的图阿雷格族人是受尊重者，他们将留在利比亚国内家中。源自黑非洲的图阿雷格族人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一直留在米苏拉塔附近地区。他们成为目标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支持卡扎菲，并且参与了在米苏拉塔发生的强奸和其他犯罪。我曾试图实现和解，但时间不够。我们已要求宗教领袖介入，争取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实现和解，并希望近期内能够找到一项解决办法。

关于利比亚的行政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略微偏离了目标。国家没有分为省，甚至是州。这给组织选举增添了麻烦。这方面有些混乱。我前天已与马丁先生谈过，并告诉他，他和他的团队可以了解一下这些问题，也可以了解一下利比亚的行政筹备情况。

决不可遗忘武装战斗人员。他们是革命的发起者。他们付出了牺牲。我们要么为他们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要么让他们其中一些人成为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有人是医生，有人是大学教授，有人是律师。我们不可排除或排斥他们。那样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能靠在国外生活了 30 多年而对我国并不熟悉的一群人来管理利比亚。我们已非常坦率地对我们的利比亚兄弟这样说过。

关于和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解的职能可遵循南非或摩洛哥王国树立的榜样，由宗教领袖、长老或专家来承担。和解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反对在这一进程中实行任何排除异己的政策。

谈到妇女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妇女占利比亚人口 53%以上。先前有人提到，利比亚妇女参与政治的比例为 10%。我认为，这些配额已被废除。在非洲联盟，我们有一项基于性别的决定；该决定把妇女参与立法和政治的比例大幅增至 50%。因此，我们废除了 10%的配额。

若要建设现代社会，就不能排斥妇女，也不能忽视她们的作用。这不是伊斯兰法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不排斥或歧视妇女。不能通过歧视取得进展。妇女至少要占代表人数的 30%；如果我们否认妇女的作用，就看不到发展。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妇女说，她们不会投票支持不聆听她们声音的人。事实上，在阿拉伯语中，投票和声音是同一个词，即“saut”。因此，我们必须解决妇女这一问题，而且必须勇敢、大声地解决。

朝后看不能带来进步和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宗教运动。经过这样的事态发展之后，人们寻求宗教和价值观。这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即宽容、共存、宽恕。伊斯兰教并不意味着奴役，也不是残刑或石刑惩罚。我们需要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和戒律。《可兰经》规定，须对家人和孤儿包容、宽容和友爱，但须惩罚谋杀犯或夺取他人性命或财产者。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价值观，而不是复仇言论。

举例而言，巴尼瓦利德发生了若干事件。这方面当然有亲卡扎菲和反卡扎菲势力斗争的背景。我国代表团中一些成员来自巴尼瓦利德，的确，经过 42 年的社会封闭、镇压和流血，会有某些内部事件。

总体而言，有一个总的积极方面，即，新的开放和讨论进程如今给利比亚带来极大的自由。民主使我们能够处理和应对意见分歧。专制强迫人们同意。对我们来说，这种处理分歧的过程是一种新生事物。利比亚以前从未有过多个政党或工会，即使在国王统治时期。只有一年，在英国的保护统治下，我们曾有政党。我们需要时间。我们当然存在问题。然而，现在自由、民主和开放盛开，利比亚人民渴望进步。

我们是一个仅有 700 万人口的国家。我们有各种重要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有 2 万多利比亚人受过美国大学教育。利比亚妇女 90%以上受过教育，男人 95%受过教育。我们还有各种重要的自然资源。

关于北约的受害者，发生过四起事件。在布雷加，北约轰炸了革命军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当时告诉我，革命军正在进行一次计划外调动，因此成为轰炸的受害者。在另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后，卡扎菲说，北约轰炸平民，但卡扎菲把部队派进有平民的学校和医院等场所。另外还有一起事件，北约已经为此道歉。关于剩余的一起事件，肇事者之一在一个私人住宅存放武器，据说该住宅受到北约轰炸，虽然我方情报显示，是卡扎菲本人炸毁了这一住宅。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我想告诉大家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卡扎菲和当时总理马哈穆德两人之间曾经有过 1 800 次电话通话，马哈穆德先生曾要求 Al Khadra 医院负责人把被卡扎菲杀害的死者尸体置于北约轰炸地点。医院院长回应说，死者家属拒绝那样做。有一段父子间对话，父亲说他的儿子被北约炸伤，但听到母亲在后面说，这是撒谎，她的儿子是在一起车祸中受的伤。我再说一遍，有 1 800 次通话，我们将抄录通话内容，并向安理会提供一个记录复件。人们说，他们挖了许多空墓，但已经没有尸体可葬。

去年 2 月 25 日我曾经表示，到 3 月，如果北约不介入，班加西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坟墓。卡扎菲派遣一支长达 60 公里的部队，前来摧毁班加西。我希望，对北约的指控不会被用来作为借口，保护其他的暴君。我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大家都了解历史，知道波兰和法国是如何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的，知道科威特是如何摆脱萨达姆统

治的。一名非常接近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医生告诉我，北约行动非常精确，如果他们想要切掉一只耳朵，就绝不会伤及另外一只耳朵。

关于名单，巴勒斯坦人权中心、阿拉伯人权协会和国际公法小组曾经来利比亚与我们接触。我们向他们打开了监狱和医院的大门。他们进行了调查，包括调查了北约的活动。

两小时前，我收到了来自的黎波里有关北约平民受害者的消息。正如皮莱女士已指出的那样，为整合来自全国过渡委员会、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司法和内政部长以及人权理事会的信息和数据，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能够收集来自北约各目标地点的信息。

第二，将与北约助理秘书长 Dirk Brengelmann 大使进行磋商，他目前在利比亚，今天已开始与外交部长会谈。

新利比亚准备与联合国主持下的任何国际调查机构合作。我们打算建立一个机制，一旦得到调查结果，就为受害者提供财政和道义支助作为赔偿。所有调查结果都将公之于众。

我的一名助手向我出示了烧死我及我村中全家人的命令。我的一个外甥被发现遇害。我的一个侄子被杀害。另一个侄子看到他的全家都遭击毙。如果没有北部革命者和北约的保护，我们整个部落早就全被杀光了。班加西会有 50 多万人死去。卡扎菲的部队仅用一小时就在班加西杀死了 95 人。两架米格飞机轰炸了班加西，这可不是北约部队的所作所为。一个月内，米苏拉塔、Brega、艾季达比耶、扎维耶、Fashloom 和其它城镇就被摧毁。坟墓被打开并遭到抢劫。这不是北约所为。

有关北约部队中基督徒和十字军的说法，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有来自卡塔尔、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他们不属于十字军；这只是卡扎菲鼓吹的诋毁之词。卡扎菲提到一名据称是沙勒格姆——就是我本人——母亲的老年妇女，据报她说她再也不想认自己的儿子了。可是，我的母亲 10 多年前就去世了。这是一个谎言。

我说话很坦率。我们不隐藏真相。我们好消息和坏消息都说。我再次代表利比亚人民，感谢安理会勇敢地出手拯救利比亚。我感谢所有派出飞机和士兵帮助和拯救利比亚的国家。伊德里斯国王和卡扎菲向欧洲和美洲出售石油，我们也将这样做。在利比亚领土上没有一名外国士兵，所以这个问题不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愿代表利比亚人民，感谢安理会做出拯救我的家园的伟大的历史性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以继续讨论该问题。

中午 11 时 45 分散会。